

第四回

秦文公郊天应梦 郑庄公掘地见母

话说平王东迁，车驾至于洛阳，见市井稠密，宫阙壮丽，与镐京无异，心中大喜。京都既定，四方诸侯莫不进表称贺，贡献方物。惟有荆国不到，平王议欲征之。群臣谏曰：“蛮荆久在化外，宣王始讨而服之。每年止贡菁茅一车，以供祭祀缩酒之用，不责他物，所以示羁縻之意。今迁都方始，人心未定，倘王师远讨，未卜顺逆，且宜包容，使彼怀德而来。如或始终不悛，俟兵力既足，讨之未晚。”自此南征之议遂息。

秦襄公告辞回国。平王曰：“今岐丰之地，半被犬戎侵据，卿若能驱逐犬戎，此地尽以赐卿，少酬扈从之劳。永作西藩，岂不美哉？”秦襄公稽首受命而归，即整顿戎马，为灭戎之计。不及三年，杀得犬戎七零八落，其大将孛丁、满也速等，俱死于战阵，戎主远遁西荒，岐丰一片，尽为秦有，辟地千里，遂成大国。髯翁有诗云：

文武当年发迹乡，如何轻弃畀秦邦？

岐丰形胜如依旧，安得秦强号始皇。

却说秦乃帝颛顼之裔，其后人名皋陶，自唐尧时为士师官。皋陶子伯翳，佐大禹治水，烈山焚泽，驱逐猛兽，以功赐姓曰嬴，为舜主畜牧之事。伯翳生二子：若木、大廉。若木封国于徐，夏商以来，世为诸侯。至纣王时，大廉之后，有蜚廉者，善走，日行五百里；其子恶来有绝力，能手裂虎豹之皮。父子俱以材勇，为纣幸臣，相助为虐。武王克商，诛蜚廉并及恶来。蜚廉少子曰季胜，其曾孙名造父，以善御得幸于周穆王，封于赵，为晋赵氏之祖。其后有非子者，居犬邱，善于养马，周孝王用之，命畜马于汧、渭二水之间，马大蕃息。孝王大喜，以秦地封非子为附庸之君，使续嬴祀，号为嬴秦。传六世至襄公，以勤王功封秦伯，又得岐丰之地，势益强大，定都于雍，始与诸

侯通聘。襄公薨，子文公立，时平王十五年也。

一日，文公梦酈邑之野，有黄蛇自天而降，止于山阪，头如车轮，下属于地，其尾连天。俄顷化为小儿，谓文公曰：“我上帝之子也。帝命汝为白帝，以主西方之祀。”言讫不见。明日，召太史敦占之。敦奏曰：“白者，西方之色。君奄有西方，上帝所命，祠之必当获福。”乃于酈邑筑高台，立白帝庙，号曰酈峙，用白牛祭之。又陈仓人猎得一兽，似猪而多刺，击之不死，不知其名，欲牵以献文公。路间，遇二童子，指曰：“此兽名曰‘猬’，常伏地中，啖死人脑，若捶其首即死。”猬亦作人言曰：“二童子乃雉精，名曰‘陈宝’，得雄者王，得雌者霸。”二童子被说破，即化为野鸡飞去。其雌者，止于陈仓山之北阪，化为石鸡。视猬，亦失去矣。猎人惊异，奔告文公，文公复立陈宝祠于陈仓山。又终南山，有大梓树，文公欲伐为殿材，锯之不断，砍之不入，忽大风雨，乃止。有一人夜宿山下，闻众鬼向树贺喜，树神亦应之。一鬼曰：“秦若使人被其发，以朱丝绕树，将奈之何？”树神默然。明日，此人以鬼语告于文公，文公依其说，复使人伐之，树随锯而断。有青牛从树中走出，径投雍水。其后近水居民，时见青牛出水中。文公闻之，使骑士候而击之。牛力大，触骑士倒地。骑士发散被面，牛惧更不敢出。文公乃制髦头于军中，复立怒特祠，以祭大梓之神。

时鲁惠公闻秦国僭祀上帝，亦遣太宰让到周，请用郊禘之礼。平王不许。惠公曰：“吾祖周公有大勋劳于王室，礼乐吾祖之所制作，子孙用之何伤？况天子不能禁秦，安能禁鲁？”遂僭用郊禘，比于王室。平王知之，不敢问也。自此王室日益卑弱，诸侯各自擅权，互相侵伐，天下纷纷多事矣。史官有诗叹曰：

自古王侯礼数悬，未闻侯国可郊天。

一从秦鲁开端僭，列国纷纷窃大权。

再说郑世子掘突嗣位，是为武公。武公乘周乱，并有东虢及郕地，迁都于郕，谓之新郑。以荥阳为京城，设关于制邑。郑自是亦遂强大，与卫武公同为周朝卿士。平王十三年，卫武公薨，郑武公独秉周政。只为郑都荥阳，与洛邑邻近，或在朝，或在国，往来不一，这也不在话下。

却说郑武公夫人，是申侯之女姜氏。所生二子，长曰寤生，次曰段。为何唤做寤生？原来姜氏夫人分娩之时，不曾坐蓐，在睡梦中产下了，醒觉方知。姜氏吃了一惊，以此取名寤生，心中便有不快之意。及生次子段，长得一表人才，面如傅粉，唇若涂朱，又且多力善射，武艺高强，姜氏心中偏

爱此子：“若袭位为君，岂不胜寤生十倍？”屡次向其夫武公称道次子之贤，宜立为嗣。武公曰：“长幼有序，不可紊乱。况寤生无过，岂可废长而立幼乎？”遂立寤生为世子，只以小小共城，为段之食邑，号曰共叔，姜氏心中愈加不悦。及武公薨，寤生即位，是为郑庄公，仍代父为周卿士。姜氏夫人见共叔无权，心中快快，乃谓庄公曰：“汝承父位，享地数百里，使同胞之弟，容身藁尔，于心何忍？”庄公曰：“惟母所欲。”姜氏曰：“何不以制邑封之？”庄公曰：“制邑岩险著名，先王遗命，不许分封。除此之外，无不奉命。”姜氏曰：“其次则京城亦可。”庄公默然不语。姜氏作色曰：“再若不允，惟有逐之他国，使其别图仕进，以餬口耳。”庄公连声曰：“不敢，不敢！”遂唯唯而退。

次日升殿，即宣共叔段欲封之。大夫祭足谏曰：“不可。天无二日，民无二君。京城有百雉之雄，地广民众，与荥阳相等。况共叔，夫人之爱子，若封之大邑，是二君也，恃其内宠，恐有后患。”庄公曰：“我母之命，何敢拒之？”遂封共叔于京城。共叔谢恩已毕，入宫来辞姜氏。姜氏屏去左右，私谓段曰：“汝兄不念同胞之情，待汝甚薄。今日之封，我再三恳求，虽则勉从，中心未必和顺。汝到京城，宜聚兵搜乘，阴为准备，倘有机会可乘，我当相约。汝兴袭郑之师，我为内应，国可得也。汝若代了寤生之位，我死无憾矣。”共叔领命，遂往京城居住。自此国人改口，俱称为京城太叔。

开府之日，西鄙、北鄙之宰，俱来称贺。太叔段谓二宰曰：“汝二人所掌之地，如今属我封土，自今贡税，俱要我处交纳，兵车俱要听我征调，不可违误。”二宰久知太叔为国母爱子，有嗣位之望，今日见他丰采昂昂，人才出众，不敢违抗，且自应承。太叔托名射猎，逐日出城训练士卒，并收二鄙之众，一齐造入军册；又假出猎为由，袭取鄙及廩延。两处邑宰逃入郑国，遂将太叔引兵取邑之事，备细奏闻庄公，庄公微笑不言。班中有一位官员，高声叫曰：“段可诛也！”庄公抬头观看，乃是上卿公子吕。庄公曰：“子封有何高论？”公子吕奏曰：“臣闻‘人臣无将，将则必诛。’今太叔内挟母后之宠，外恃京城之固，日夜训兵讲武，其志不篡夺不已。主公假臣偏师，直造京城，缚段而归，方绝后患。”庄公曰：“段恶未著，安可加诛？”子封曰：“今两鄙被收，直至廩延，先君土地，岂容日割？”庄公笑曰：“段乃姜氏之爱子，寡人之爱弟。寡人宁可失地，岂可伤兄弟之情，拂国母之意乎？”公子吕又奏曰：“臣非虑失地，实虑失国也。今人心皇皇，见太叔势大力强，尽怀观望，不久都城之民，亦将贰心。主公今日能容太叔，恐异日太叔不能容主公，悔之何及？”庄公曰：“卿勿妄言，寡人当思之。”

公子吕出外，谓正卿祭足曰：“主公以宫闱之私情，而忽社稷之大计，吾甚忧之。”祭足曰：“主公才智兼人，此事必非坐视，只因大庭耳目之地，不便泄露。子贵戚之卿也，若私叩之，必有定见。”公子吕依言，直叩宫门，再请庄公求见。庄公曰：“卿此来何意？”公子吕曰：“主公嗣位，非国母之意也。万一中外合谋，变生肘腋，郑国非主公之有矣。臣寝食不宁，是以再请！”庄公曰：“此事干碍国母。”公子吕曰：“主公岂不闻周公诛管、蔡之事乎？‘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。’望早早决计。”庄公曰：“寡人筹之熟矣！段虽不道，尚未显然叛逆，我若加诛，姜氏必从中阻挠，徒惹外人议论，不惟说我不友，又说我不孝。我今置之度外，任其所为，彼恃宠得志，肆无忌惮。待其造逆，那时明正其罪，则国人必不敢助，而姜氏亦无辞矣。”公子吕曰：“主公远见，非臣所及，但恐日复一日，养成势大，如蔓草不可芟除，可奈何？主公若必欲俟其先发，宜挑之速来。”庄公曰：“计将安出？”公子吕曰：“主公久不入朝，无非为太叔故也。今声言如周，太叔必谓国内空虚，兴兵争郑。臣预先引兵伏于京城近处，乘其出城，入而据之。主公从廩延一路杀来，腹背受敌，太叔虽有冲天之翼，能飞去乎？”庄公曰：“卿计甚善，慎毋泄之他人。”公子吕辞出宫门，叹曰：“祭足料事，可谓如神矣。”

次日早朝，庄公假传一令，使大夫祭足监国，自己往周朝面君辅政。姜氏闻知此信，心中大喜曰：“段有福为君矣！”遂写密信一通，遣心腹送到京城，约太叔五月初旬，兴兵袭郑，时四月下旬事也。公子吕预先差人伏于要路，获住赍书之人，登时杀了，将书密送庄公。庄公启缄看毕，重加封固，别遣人假作姜氏所差，送达太叔。索有回书，以五月初五日为期，要立白旗一面于城楼，便知接应之处。庄公得书，喜曰：“段之供招在此，姜氏岂能庇护耶！”遂入宫辞别姜氏，只说往周，却望廩延一路徐徐而进。公子吕率车二百乘，于京城邻近埋伏，自不必说。

却说太叔接了母夫人姜氏密信，与其子公孙滑商议，使滑往卫国借兵，许以重赂。自家尽率京城二鄙之众，托言奉郑伯之命，使段监国，祭纛犒军，扬扬出城。公子吕预遣兵车十乘，扮作商贾模样，潜入京城，只等太叔兵动，便于城楼放火。公子吕望见火光，即便杀来，城中之人，开门纳之，不劳余力，得了京城。即时出榜安民，榜中备说庄公孝友，太叔背义忘恩之事，满城人都说太叔不是。

再说太叔出兵，不上二日，就闻了京城失事之信，心下慌忙，星夜回辕，屯扎城外，打点攻城，只见手下士卒纷纷耳语。原来军伍中有人接了城中家

信，说：“庄公如此厚德，太叔不仁不义。”一人传十，十人传百，都道：“我等背正从逆，天理难容。”哄然而散。太叔点兵，去其大半，知人心已变，急望鄆邑奔走，再欲聚众。不道庄公兵已在鄆。乃曰：“共吾故封也。”于是走入共城，闭门自守。庄公引兵攻之，那共城区区小邑，怎当得两路大军？如泰山压卵一般，须臾攻破。太叔闻庄公将至，叹曰：“姜氏误我矣，何面目见吾兄乎！”遂自刎而亡。胡曾先生有诗曰：

宠弟多才占大封，况兼内应在宫中。

谁知公论难容逆，生在京城死在共。

又有诗说庄公养成段恶，以塞姜氏之口，真千古奸雄也。诗曰：

子弟全凭教育功，养成稔恶陷灾凶。

一从京邑分封日，太叔先操掌握中。

庄公抚段之尸，大哭一场，曰：“痴儿何至如此！”遂简其行装，姜氏所寄之书尚在。将太叔回书，总作一封，使人驰至郑国，教祭足呈与姜氏观看。即命将姜氏送去颍地安置，遗以誓言曰：“不及黄泉，无相见也！”姜氏见了二书，羞惭无措，自家亦无颜与庄公相见，即时离了宫门，出居颍地。庄公回至国都，目中不见姜氏，不觉良心顿萌，叹曰：“吾不得已而杀弟，何忍又离其母？诚天伦之罪人矣。”

却说颍谷封人，名曰颍考叔，为人正直无私，素有孝友之誉。见庄公安置姜氏于颍，谓人曰：“母虽不母，子不可以不子，主公此举，伤化极矣！”乃觅鸚鸟数头，假以献野味为名，来见庄公。庄公问曰：“此何鸟也？”颍考叔对曰：“此鸟名鸚，昼不见泰山，夜能察秋毫，明于细而暗于大也。小时其母哺之，既长，乃啄食其母，此乃不孝之鸟，故捕而食之。”庄公默然。适宰夫进蒸羊，庄公命割一肩，赐考叔食之。考叔只拣好肉，用纸包裹，藏之袖内。庄公怪而问之，考叔对曰：“小臣家有老母，小臣家贫，每日取野味以悦其口，未尝享此厚味。今君赐及小臣，而老母不沾一膋之惠，小臣念及老母，何能下咽？故此携归，欲作羹以进母耳。”庄公曰：“卿可谓孝子矣。”言罢，不觉凄然长叹。考叔问曰：“主公何为而叹？”庄公曰：“你有母奉养，得尽人子之心。寡人贵为诸侯，反不如你。”考叔佯为不知，又问曰：“姜夫人在堂无恙，何为无母？”庄公将姜氏与太叔共谋袭郑，及安置颍邑之事，细述一遍，“已设下黄泉之誓，悔之无及！”考叔对曰：“太叔已亡，姜夫人止存主公一子，又不奉养，与鸚鸟何异？倘以黄泉相见为歉，臣有一计，可以解之。”庄公问：“何计可解？”考叔对曰：“掘地见泉，建一地室，先迎姜夫人在内居住，告以

主公想念之情。料夫人念子，不减主公之念母。主公在地室中相见，于及泉之誓，未尝违也。”

庄公大喜，遂命考叔发壮士五百人，于曲洧牛脾山下，掘地深十余丈，泉水涌出，因于泉侧架木为室。室成，设下长梯一座。考叔往见武姜，曲道庄公悔恨之意，如今欲迎归孝养，武姜且悲且喜。考叔先奉武姜至牛脾山地室中，庄公乘輿亦至，从梯而下，拜倒在地，口称：“寤生不孝，久缺定省，求国母恕罪！”武姜曰：“此乃老身之罪，与汝无与。”用手扶起，母子抱头大哭，遂升梯出穴，庄公亲扶武姜登辇，自己执辔随侍。国人见庄公母子同归，无不以手加额，称庄公之孝。此皆考叔调停之力也。胡曾先生有诗云：

黄泉誓母绝彝伦，大隧犹疑隔世人。

考叔不行怀肉计，庄公安肯认天亲！

庄公感考叔全其母子之爱，赐爵大夫，与公孙阏同掌兵权。不在话下。

再说共叔之子公孙滑，请得卫师，行至半途，闻共叔见杀，遂逃奔卫，诉说伯父杀弟囚母之事。卫桓公曰：“郑伯无道，当为公孙讨之。”遂兴师伐郑。不知胜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